

增强文化自信
攀登文艺高峰

开创杂文创作新纪元

□陈鲁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肯定，党的十九大以后，我们将迎来文化创作的春天，百花争艳，万紫千红，名家大师将会联袂而至，精品佳作如同雨后春笋。作为文化百花园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杂文创作也生逢其时，渐进佳境，杂文家们可以撸起袖子，大显身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砖添瓦。

杂文是文化战线的轻骑兵，是所有文体里最直接、最敏锐地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一种文体，可直接为党和人民的文化事业服务。因而，我党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杂文创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成就，把他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而他自己一生都十分喜爱杂文。他曾说过，我热爱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他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等，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都是不可多得杂文名篇。

习近平同志不仅关心杂文创作，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写过数百篇杂文评论，是杂文创作的行家里手。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杂文短论232篇。这些杂文短论深得杂文精髓，思想性高、针对性强、时效性佳，语言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显易懂，不空发议论，文风朴实。或赞美表彰，弘扬正气；或批评鞭挞，斥责歪风；或分析道理，揭示规律，为新时期杂文创作树立了可资仿效的典范。

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历史使命，新的奋斗目标，新的战略安排。文化艺术建设也要与时俱进，呈现新面貌、新气象、新进展、新成就，以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就杂文创作而言，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苦心孤诣，精雕细刻，努力创作更多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杂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理念是行动先导，理念决定前进方向，决定事业高度。杂文创作要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首先在创作理念上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长期以来，对于杂文的定义就是鲁迅的“投枪、匕首”说，即杂文专以讽刺批判为己命。其实，鲁迅在这个定义时是有界所界定的，他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那么，在和风和日丽，朗朗乾坤的时候，杂文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如赞扬真善美等？这是肯定的。如果不是这样，杂文的路就会越走越窄，杂文家就可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在新时代，杂文家必须有这样的共识：杂文既是匕首和投枪，也是银针和解剖刀，还是清凉油与维他命，具有讽刺、批判、教化、启蒙、扬美、劝善的多重作用。有了这样的创作理念，杂文阵地才会越来越多，杂文队伍才会越来越大，杂文艺术也才能更上层楼。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文学创作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杂文事业长盛不衰的宝贵经验。今天的杂文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主要在这几个方面着力：在创作形式上，除了传统的语言凝练，学习散文的抒情造势，要有“文以意、趣、神、色为卫”的自觉追求；在杂文发表阵地上，除了传统的报刊外，还要勇于向网络进发，借助于博客、微博、微信、QQ等发声，事实证明，这些新媒体的网络杂文因其容量大、发表速度快、环节少、受众多，已经成了许多杂文家施展才华的主阵地，对于提升杂文质量，扩大杂文影响，弘扬正能量，批评假丑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繁荣文艺创作，必须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杂文创作同样如此，关键是要多出精品佳作。杂文在众多文体裁判里算是“小儿科”，篇幅小，容量小，回旋余地小，但别看只是一两千字的短文，要写成精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写好杂文不仅要有一定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有真情、有胆识——无畏者的胆略、思想家的卓识。好的杂文，必定是集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观赏性于一身，具体来说，要有五味：一是鲜味。即题材要新，反应要快。一个优秀杂文作者应密切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接地气，心系群众，把观察的镜头始终对准时代大潮，细心探索社会问题的症结，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始终保持杂文的鲜活性，杂文才有生命力。二是苦味。如果说散文、诗歌多呈甜味，杂文则一定是苦味。因为杂文家抱着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议论的话题也多是苦涩的。所以，好杂文具有苦丁茶一样的味道，喝着虽苦，却能提神，令人清醒；好杂文又是成年人的苦药，苦口良药益于病。三是杂味。杂文是文学、艺术、思想、哲理、诗情交融的结晶，以杂取胜。其杂味主要体现在内容杂、体裁杂、材料杂三点，天上地下，古今中外，皆可议论，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杂乱有章，越杂越好。四是辣味。杂文是战斗力很强的文体，每个杂文家都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以激浊扬清、直陈时弊为己任，揭橥醜闻皮毫毫不客气，刺戳魑魅魍魉刀见血。五是趣味。好的杂文一定是妙趣横生，令人百读不厌，读后回味无穷。语言幽默是趣味第一要义，还要善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还要思想深刻，议论机智，想象巧妙，构思新奇，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深刻地影响大众。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正迎来一个文艺创作的高峰期，每个有抱负的文艺家都应与时俱进，有所作为，用精品佳作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用锦绣文章为中华大地增光添彩！

传统文化深处的诗意呼唤

—中原风读书会

□冻凤秋

一位90多岁的长者说，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意志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

她从教七十多年，诗词几乎成为她的信仰，她生命的支撑，虽“一世多艰”，仍“寸心如水”。

她曾挥笔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就是将诗词的美讲给国人听，讲给一些被一时短浅功利和物欲蒙蔽的年轻人听。她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她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的感发作用，那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感动与召唤。这种生命是生生不已的。所以她说，古典诗词绝对不会消亡。

她是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

一位70多岁的学者说，如果德国是“哲学的国度”，那么，中国就是“诗的国度”。尽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拥有让自己民族引以自豪的诗人、视为瑰宝的诗篇，但是，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拥有如此多的优秀诗人，拥有如此多的美妙诗篇。

他说，我一直坚信，汉语就是一种诗语言，一种最富含诗性的语言。

他是文艺理论名家鲁迅先生。

是的，我们都生长在这伟大的诗词国度里，我们的生命浸润在这诗性的语言里，无论是在手握毛笔、钢笔，还是在敲击键盘和手机屏；无论我们是在小家的幸福富裕而奔波忙碌还是为国家的平安富强而尽职尽责；无论我们是看着娱乐节目哈哈大笑打发闲暇时间还是享受诗书茶画相伴的静谧时光，那个传统文化的宝库一直都在，它丝丝缕缕浸润在我们的血脉里，等待被唤醒的时刻，或者说，它

在等你安静下来，听到它的呼唤。

我不知道诗人海盈是从何时听到这诗意呼唤的。见到他的时候，在他低调谦逊的眼神里，在他儒雅温和的轻声细语里，已然看到一个生命对于自身的修炼。我想，这本古诗诗集《且行且歌》便是他修炼的成果。

那天是2017年12月17日，中原风读书会走进郑州大学。在新校区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在最有青春朝气和诗歌气息的地方，在埋头读书的青年学子中间，高金光、何弘、张鲜明、单占生、冯杰、刘先琴、孔祥敬等我省近40位作家、评论家、诗人、学者一起围绕诗人海盈的诗歌创作，畅谈诗与真、诗与生活、诗与传统文化、诗与当代人的精神建构。

我听到他们那些温暖的话语，是欣赏，是爱护，更是懂得。他们看到诗人内心的明亮，那些古诗是从热气腾腾的生活中来的，没有佻促浮躁，不是勉强凑韵，他以一颗赤子之心、童心、初心，及时捕捉住了那些鲜活的瞬间，那些稍纵即逝的感受，那让他念念不忘的故乡和往昔，那沉淀在内心深处的智慧和思索，那盈盈在握的雅趣、柔情和忠诚。忙碌的工作间隙，出差途中，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短小的诗行，写在纸片上，记在手机上，然后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忐忑不安地听取友人的点评。他敬畏，他真诚，他痴迷。

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写诗让一个人宁静致远，冲淡来自生活、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处于愉悦向上的境界；如果写诗能法除一个人的浊气世俗气，涵养他的静气书卷气；如果在诗中，诗人始终呈现的是崇高、纯净、干净的元素，为这个社会增添真善美，你怎么能不为之鼓掌、赞美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大声呼吁，希望更多人来读诗、写诗，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诗，有梦，有远方；因为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与传统文化、与古人风雅精神生活的一种衔接，无疑是当下安顿心灵的极佳

方式。正如诗人海盈在一首诗中写到的：“人生有诗/一如秋夜有月千里婵娟/人生有诗/一如空山雨后踏歌徐行。”

且行且歌，一边生活着，一边歌唱着；一边生活着，一边发现身上的诗性。青春年少时，谁不曾诗情洋溢呢？那个叫海盈的少年，不知从谁手里拿到了一本发黄的诗书，没有封面没有封底也没有扉页，只僵硬着头皮读。影影绰绰地，慢慢懂了一些。那是本《三国演义》。他如饥似渴地把书中的诗词，几乎全部摘抄下来。这是传统文化带给他的最初滋养。

青春时，他写了一些诗。后来，忙于学业，工作，他搁下了笔。时光匆匆，很多年过去，终日为国家之事忙碌。某一天，也许是长久以来的心绪激荡，也许是灵感袭来，那些古雅的印象附着在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汩汩而出，生机勃勃而又情意绵长。当写诗成为他的精神寄托，成为他修身养性的路径，成为漫漫人生的依托与动力，成为生命存在的内蕴，他的人生状态忽然就不一样了。他已经踏入了一条叫作文学的河流，诗的河流，传统文化的河流。

这是他的幸运！我们看到身边太多人，已经自觉地靠近传统文化，阅读传统经典。那一座座古典文化、文学艺术的高峰，让人高山仰止。走进来，理解那些经典，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优秀作者的生命状态，就是寻找一种生命更深层的呼应，就会生出更多的同情与关怀。如果可以且行且歌，那么至少会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份鲜活的、色彩斑斓的记录。那天的读书会，满满的三个半小时，沉甸甸的分享。郑州大学文学院的10多位学子也在认真地聆听。我们欣喜地得知，当代大学生写诗的热情高涨，他们成立了多家诗社，写现代诗，写古诗，切磋商友。

是的，诗人海盈不孤独，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会有不少知音，会有后来者。愿更多人聆听到传统文化深处的诗意呼唤，拥有诗心，与诗相伴。



元代 王冕 墨梅图

□王剑

我的老家在豫西山区。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很少有人出去，外面的人也很少进来。而能在小村和山外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是一条弯弯的山路和隔段时间出现的邮递员。

邮递员是个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很精神。他一个月来我们这里一次，把小村的信件、汇款和包裹，用一个绿色的帆布袋背过来，然后再把村里需要向外投递的信函带出去。那时候，在村民的眼里，收信是一种奢侈，一种荣耀。他们对信的渴盼，绝对不亚于对粮食对衣服的情感。仿佛信就是钱，立马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宁和富裕。因此，每次邮递员只要在山背上一现身，乡亲们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孩子般地迎上去。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邮递员随手把自行车一靠，坐在村子当中的一块长石板上，堂信似的亮声吆喝：谁家家有汇款，赶紧回家拿私章了；谁家家有信件，什么什么地方寄来的；谁家家有包裹，快让他家的人来取吧。这时候小孩子就成了欢叫的喜鹊，早把这些好消息传遍了小村。那些收到汇款、包裹或信件的村民，脸上堆着憨憨的笑，并不急于离开，他们要尽情享受别人的围观和羡慕。然而，在无数个这样的场景里，我永远只能是一个黯然的旁观者。因为从那幽深的绿色帆布包里，从来就没有蹦出过属于我们家的喜讯，哪怕是一句祝福的话语。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种地有很高的天分，但就是没本事让自己拥有一个富裕的远方亲戚给我们寄信或包裹。当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多给父母写信，让他们充分享受那份快乐。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小村，到了一所大城市念

□梁鸿

在父亲生命后期，我和他才有机会较长时间亲密相处。因为写梁庄，他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于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对于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

那是我们的甜蜜时光。但是，我想，我并不真的了解他，虽然父亲特别擅长于叙述，在写梁庄时，我也曾把他作为其中一个人物而做了详细访谈。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太过庞杂，我无法完全明白。

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他朝我笑着，惊喜地说，噢，长这么大了。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整洁，柔软妥帖，闪闪发光。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他的白衬衫从哪儿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全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证，那青色的深口面缸总是张着空荡荡的大嘴，等待有人往里面充实内容。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分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

书。在异地求学的孤寂中，我想起了当初的承诺，于是写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便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主题。城市里种种新奇的感觉，大学校园的所见所闻，以及离家日久泛起的浅浅乡愁，都曾在我的信笺上活灵活现。父亲很少来信，最多只在汇款附言中写上“一切都好，勿念”等字样。然而有一次，我却突然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在信中父亲兴奋地告诉我国家要建小浪底水库，计划中的一条公路将从小村通过。后来父亲陆续给我传来家乡发生变化的消息，譬如邮递车开到村里了，滞洪区人口开始搬迁了，穿村公路开修了，库区周围开始绿化了，村里人到库区打工了，等等，并展望性地讲，这下好了，以后你在洛阳下了火车便可直抵老家了。

小浪底工程一直持续了近10年，这期间我大学毕业，到豫中南的一座小城参加工作，一切都变得行色匆匆起来，与家里的联系自然也少了，写信便没有了当初的从容和悠闲。这时，我却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是在邻居三伯家打的，刚装的，顺便问问小孙子的情况。又说以后如不方便写信就打电话吧，反正现在的邮费也涨到一块二了。父亲的话很短，但有关家乡变化的信息还是深深感染了我。我知道，现在的小村已今非昔比，一根电线已经把它与外面的大千世界串在了一起。每次在电话里听着父母那熟悉的乡音，我总有种天涯咫尺的感觉，仿佛我就在父母身边，想着想着，眼眶里便有一种潮湿的东西在涌动。

去年春节，哥哥回老家过年，几个姐姐也赶过去团聚。我因临时有事回不去，便倡议在手机视频中与家人见面。哥哥很快便调试好了摄像头，远隔关山的一家人，竟然在网上顺利会面了。清晰的界面和直观的视听效果，使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儿，

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种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都会使白衬衫变黄。而他的白衬衫净整齐。梁庄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黄沙漫天。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他带着这道光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对他来讲，那件白衬衫，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破解这件闪光的白衬衫，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一点点拼凑已成碎片的过去，进入并不遥远却已然被遗忘的时代，寻找他及他那一代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赋予他一个名字，梁光正，给他四个子女，冬雪、勇智、冬竹、冬玉，我重新塑造梁庄，一个广义的村庄。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种冬豆角种油菜，一起逃跑打猎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看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在颠颠中高举长矛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低的生活、努力收获他终生渴望的情感。

时间永无尽头，人生的分叉远超想象。你抽出一个线头，无数个线头纷至而来，然后，整个世界被团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也是在不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一个家庭的破产并不只是一家人的悲剧，一个人的倔强绝非只是个人事件，它们所激荡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所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不断往

直夸这玩意儿太神奇了。没想到快捷的手机网络，弥补了我一次家庭团聚的缺憾。

现在，村级公路已经修到了我家门前，自来水也流进了寻常农家，困扰乡民几代人的出行和吃水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家所在的那座黄鹿山，经过十几年的绿化，也成了一个个远近闻名的休闲旅游区。成群的野鸡、野兔出没其间，多年不见的松鼠、黄鼠狼也回来了。有一年，省里的一个摩托车越野赛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山路上举行。比赛那几天，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穿着新衣服，像过年走亲戚一样，到现场看热闹。头脑灵活的人家，早早地备下家庭旅馆。地里的野菜将几箩筐，几个厨艺好的妇女擀几筐手擀面，她地道道的农家饭就成了。一碗手工擀面十元钱，便宜又实惠。几辈子土里刨食的乡亲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不出家门，就把赚钱的生意给做了。

有一次，我给母亲打电话，问父亲在干吗，母亲说他到岭下的水库钓鱼去了。原来，小浪底水库蓄水后，黄河清清的水面悄悄上了离我家不远的黄岗山下。出门走不了几步，就水库跟前了。

连绵的大山，清澈的库水，茂密的山林，悦耳的鸟鸣，清新的空气，幸福的欢笑，如此美丽富饶的村庄，每每想起，竟让我恍如梦中一般。



山路弯弯

我的美丽乡村

父亲的白衬衫

品人忆事

更深和更远处看，才能看到一点点真相。小说之事，远非编织故事那么简单。它是与风车作战，在虚拟之中，把散落在野风、街市、坟头或大河之中的人生碎片重新勾连起来，让它们拥有逻辑，并产生新的意义。

然而，梁光正是谁？即使在写了十几万字之后，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迷惑了。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经历也许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所以，在小说《梁光正的光》中，唯有这件白衬衫是纯粹真实、未经虚构的。但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事情、人和书中出现的物品，又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它们的真实感都附着在它身上。

我想念父亲。我想念书中那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正在努力攀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叶茂繁，孤独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西南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声喊着，妻女儿，妻女儿，我是梁光正，梁庄来的。没有人回应他。但我相信，藏身于麦地的妻女儿肯定看到了他，看到了那个英俊聪明的少年——她未来将要相伴一生的丈夫。

那一刻，金黄的麦浪起伏飘舞，饱满的麦穗锋芒朝天，馨香的气息弥漫整个原野。丰收的一年就要到来，梁光正的幸福生活即将开始。